

吉林人



书库

# 丁 耶

---

## 诗 文 集

**丁 耶**

---

诗 文 集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1 号

## 丁耶诗文集

---

| 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-|-----|
| 著 者  | 丁 耶 |     |     |      |     |
| 责任编辑 | 郭美英 | 李英姿 | 景奉明 | 封面设计 | 尹怀远 |
| 责任校对 | 李英姿 |     |     | 版式设计 | 尹怀远 |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者 | 吉林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| 0431—5649710 |
|       | 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 |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者 | 吉林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制 版   |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            | 0431—5637018 |
| 印 刷 者 | 长春方圆印业公司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开 本 | 850×1168           | 1/32 |
| 印 张 | 13.375             |      |
| 字 数 | 335 千字             |      |
| 版 次 |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  |      |
| 印 次 |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|      |
| 印 数 | 1—800 册            |      |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标准书号 | ISBN 7-206-02694-X/1·193 |
| 定 价  | 28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

主 编 石宗源 邓 凯  
副主编 杨海泉 蓝 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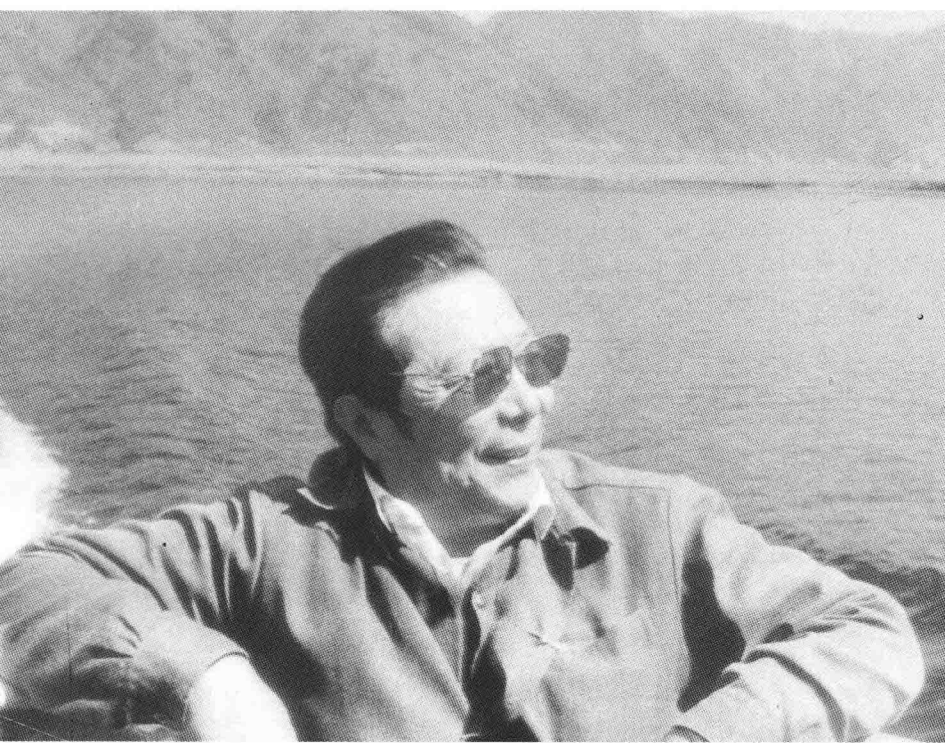
---

《吉林人文书库》编辑工作室

---

编 辑 负 责 人 张未民  
本书责任编辑 李英姿 景奉明 郭美英  
装 帧 设 计 尹怀远

---



丁卯

## 作者简介

**丁耶** 原名黄滁、黄东藩。著名诗人、散文家，1922年生于辽宁岫岩县，满族。1933年流亡关内，在北平东北中山中学，重庆、南京中央大学学习。后入解放区，在华北联大工作，1949年调至东北师范大学任教，1956年筹建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，从事专业创作至今。1940年开始发表诗歌《忆古城》，其后五十年共出版诗集、散文集、小说集20余部，被列入“参加抗日战争老作家”名册，曾获满族文学最高奖——荣誉奖。代表作为长诗《外祖父的天下》、《鸭绿江上的木帮》。1957—1978年间，丁耶在政治上屡遭打击，生活上屡遭不幸，但他始终以一抹抗争的微笑直面人生。《丁耶笑话录》便是他后半生一笑解千愁的作品，许多代表作曾为海内外报刊选载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1996年10月，《丁耶诗选》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并获“东北文学奖”一等奖。1998年10月，获以吉林省人民政府名义颁发的吉林省文艺最高奖——吉林省第六届长白山文艺奖成就奖。

# 吉林人文书库总序

石宗源

《诗经·大雅·韩奕》中说：“奄受北国，因以其伯”。据我所知，这恐怕是人们对祖国辽阔、广袤的北方有所感知的较早的一次明确记载，说的是周王朝将一位韩侯封授为“北国”的诸侯之长——伯。其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，人们对祖国地分南北的认知，文献上可谓汗牛充栋，虽大都不出“桔生淮南则为桔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之论，但由此可见历代中国人对于祖国的人文地理有着极精到的判断。

我来吉林后，结识了许多杰出的人文学者和文学家、艺术家，并因此而有幸阅读、欣赏到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，常常为之感动，受之鼓舞。

吉林地处祖国北方，其文化浸润着长白山的精神气韵和松辽平原的泥土芳菲，饱含着大森林、大江河、大平原、大草原的滋养，自是顺理成章。吉林的文化艺术有诸多优秀的品质，这些优秀的品质除得益于这里的山灵水秀，更源自这里人民的情真智慧，并因众多文化艺术家的开掘创造而得以显露，焕发出熠熠的光彩。这些光彩之处除了体现出祖国文化传统的普遍特征外，其最为独特之处，则在于它的东北文化的地域风格，为祖国文化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增添了丰富生动的一笔。

论说中国文化，常有北雄南秀之说，这似乎已是千百年来

文评定论。东北文化的雄奇、粗犷和豪放特征，确在东北文化的优秀作品中显现得非常充分，但以我观察，就全面而言，东北的雄奇自有其优美所附丽，东北的粗犷自有其细腻所支撑，东北的豪放自有其婉转所沟通，雄而不失其秀，雄中含秀，才是东北文化的精义所在。这一点尤为吉林文化的优秀成果所印证。除此而外，论当今的东北文化，还不能离开它的开放性、现代性等特征。东北因地域的畅通而使文化易于传播，易于接纳外来影响，文化内容和形式常常采取综合、交融、灵活等开放形态，如我省文艺形式中的二人转、延边歌舞、吉剧便是。东北文化又因其开放性而易于接受现代工业文明洗礼，电影、电视等媒体文化发达，在国内自成其现代性格局，这一点也是吉林文化的大优势。而东北文化因其人民的乐观精神而有充沛的豁达宽容气质，思维别开生面，学术触类旁通，幽默智慧溢于言表，融入文化创造便渐成大俗大雅的气象，这在吉林人文学术和文艺作品中都有突出的表现。总之，我觉得要繁荣发展我省的文化事业，就不仅要糅合世界文化来风，跟上祖国文化的时代步伐，更要大力发挥地域文化优势，孜孜然致力于此，我省地方文化在中华文化整体中才有价值和地位。

《吉林人文书库》收编新中国建国以来吉林省文化艺术名家的著作文集、书画摄影作品集等，选精荟萃，艺文芳馨，汇集时代前进之音符，展示地方名家之风采，凸现吉林人文之底蕴，对总结过去，繁荣发展 21 世纪我省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意义既深且远。文库由中共吉林省宣传部、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主持编辑，陆续出版，假以时日，乃成吉林省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的一大盛事，则初衷可慰。是为序。

2000 年 6 月 25 日

（作序者石宗源同志时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、省委宣传部长，后调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。）



## 致 丁 耶

(代 序)

公 木

你让我读一读，我读了：你的这些诗稿，你的这些青年时期的诗稿。熏黄变脆的剪贴，残破凌乱的抄本，显示出它们已经经历过时代的风风雨雨。你让我读一读，我读了，是在病榻上，违反着医嘱，隐瞒着护理来读的。读诗，会给我以快乐。灾荒年会疗饥，潦倒日会消愁，寂寞时会解闷，卧病期间会止疼提神。你的这些诗稿，对我是有显著疗效的。它们把我吸引到遥远的年代去了。

这些诗稿，大部分写作在 1943 年到 1947 年间，大约正是你二十岁前后吧。忘记是听谁说过的了，好像是何其芳同志，据说每个十九岁的青年都是诗人。而那年月，就整个中国来看，则是度过了漫漫长夜，恰逢由子夜到黎明，东方朦朦亮，已遥闻到雄鸡喔喔啼晓声了。可是黎明前的寒潮仍在使着每一个稚弱而又敏感的心灵瑟缩颤抖。我从你的这些诗稿里，似乎听到甚至看到一颗天真的心在跳动，它是应和着遥远的喔喔啼晓声的韵律而跳动的啊！

这是些唱在黎明前寒潮中的散歌和长调。

王肯同志说，你这近四十年来的作品，没有一篇赶得上《外

祖父的天下》。你自己也说，这些年来，吹的是唢呐，敲的是手鼓，再也唱不出“那弹弓呵/射落过鸟/也射落过星星”（《童年挽歌》）那样牧歌式的诗句了。是呵，既然已经为童年唱过挽歌，尽管永久不失赤子之心，可是再现童年的稚气和魅力，是办不到了，正如风和日丽过午天，再寻清晨小草上的露珠，是不可能了。

这无须怅惘。江河总是越流越宽阔，人生总是越过越丰富。生逢我们这个时代，生在我们这个国度，作为喝过几瓶墨水的我们这一辈人，由民主向共产，是一条大道，是一条规律，或迟或早，都要这样走过来的，即使途径不同，走法各异，都是这样走过来的。依我看，《鸭绿江上的木帮》还是更成熟、更老练，比起《外祖父的天下》来，更耐咀嚼一些。姜是老的辣，酒是陈的香。常言道：陈交成道义，辣手著文章。年过花甲，饱经风霜，吹皱了脸皮，染白了须发，偶然翻腾出一张少年时的相片，便格外觉得亲切，是极自然的。回忆，即使是酸的、甚至是苦的，也带几分甜味儿。不过，人的两只眼睛既然生在脸上，总是朝前看的。我希望你还是顺着《白玉的基石》、《辽河之歌》、《鸭绿江上的木帮》这条路走下去。是爬山，有崎岖；会当凌最巅，一览穷千古；坐掸彩霞飞，笑扶红日曙。

当然，十九岁是永远值得珍惜的。王肯同志为什么把你的《外祖父的天下》视作压卷，你自己也感到近几十年来仿佛少了点什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来到解放区，进入新中国，一步跨过一个时代。难道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，反倒赶不上踟蹰在朦胧中，更多激情、更富诗意吗？按理不应该是这样。而往往只像是这样。不只你一人，凡是从梦境中走到革命阵营来的诗人，往往像是这样。这怎么解释呢？很复杂，一言难尽。普列汉诺夫论民粹派的作品时曾指出：在某些文学新兴时期，常常是思想内容压倒了表现形式。这种现象我们也许曾经呈现过，热诚的“歌唱”，

情不自禁地变成“鼓吹”了。你不是自嘲过成为“吹鼓手”了吗？这可以算是一种解释吧。但是，不能责怪“理性”：“意犹帅也，无帅之兵，谓之乌合”。难道诗歌能够排斥思考与议论吗？难道认识会有损于艺术吗？决然不是。问题在于“理性”的灯笼高张，似乎是把现实照亮了，其实是只照亮了方寸，倒驱走了憧憬与向往——而这些原本是诗的灵魂。在你青年时期的作品中，正如你现在让我读一读后，反倒是洋溢着这种特质。它们写在“秋天/无耻的收割者/在挥动他们的镰刀/充实他们血腥的仓库”，而就在这同时，你已了望见“在远方/仿佛已经是春天/遍开了血的花朵……”（《秋天》）这种品性，在“理性”之光烛照下所唱的颂歌中是比较缺少的。我想是这样。不知你以为然否？总之，这就是我赞成你编选这个集子，并把它付印的理由。

等到正式印出来，我还想再好好读读，现在这个剪贴本和手抄稿，看起来很吃力，何况还要违反着医嘱，隐瞒着护理，就算了吧。写着也费劲，不知道话说明白了没有。

1984年10月15日

## 师兄丁耶

王 肯

丁耶赠我书，常题赠王肯师弟。儿女们不解，我说你丁伯伯确实是我的师兄。三十年代初，我在海城文庙小学读书，他是我上几班的学长。

我们都是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的辽东山沟里走出来的山乡子弟；都是前清遗老遗少教过的不肖门徒；都是海城火神庙街茶社说书先生的痴迷听众。又都有不平坦不平凡不幸的童年。

四十年代末，我们又在东北大学相逢。又同受穆木天、吴伯箫、公木、公骥、锡金诸位老师的培育指教；又都是大学校园圈不住的不安心教书的教师；又常为创作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。

平素闲谈，我看不上这位废话太多的师兄。可是一谈起创作，特别是我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他看，他非但句句不废，而且常用闪光的语言开启我的思路。《草原到北京》、《高高兴兴安岭》等诗歌都经过他的批点。他的《外祖父的天下》是我最爱读的长诗之一。我对他有时出言不恭，但心中承认他也是我创作的师兄。

我佩服这位不像诗人的诗人。他确实有一颗不因年老而衰老的诗人的心。如今患了冠心病，我依然感到他的心比健康人的还

要健康。他的心很大很大，容得下常人容不下的痛苦；他的心很硬很硬，经受得住常人经受不住的折磨。我一生也有波折和苦恼，一比丁耶，云轻雾淡，在这方面丁耶也是我的师兄。

我同他交往四十余年，没见过丁耶的愁眉苦脸，没听过丁耶的长嘘短叹，任何情况都改变不了他那幽默而又酸辣的语言风格。

惟有在这次春节前，在电话里听到他哽咽的声音。他告诉我将去四平陪他神志昏迷的儿子过年，家中撇下病妻弱女，他说：“真不知道怎么活了，不好办了……我不多说了！”

“我不多说了！”，使我震动。我一向嫌他说话太多。曾同他约定，他发言时以我咳嗽为号，一咳嗽就收住。他说好。开始还管用，后来在北京开会，他趁我去厕所之机又开始滔滔不断地发言，咳嗽不灵了。我说要搞到一支微型麻醉手枪，你再多说话冲你嘴巴发射一弹。他哈哈大笑，好像任何武器也降服不住他。如今，他自己不多说了。我好难过。师兄啊，我不该限制你说话，闷在腹中你更痛苦！

近来，儿子渐愈，丁耶又恢复常态，真让人高兴！时至今日，重要的是保持住大的心，硬的心，写作不可过累，健康，健康啊是第一位的！

## 你会笑吗？

——序《丁耶笑话录》

邵燕祥

我会笑吗？

据说，一个有“修养”的人，能够喜怒不形于色，即使笑一笑，也只是笑于其所当笑，不会选错了笑的时间、笑的地点。

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班上大乱，老师发了火，“一怒安天下”，立马安静下来，一治一乱反差太大，我忽觉异样，忍不住笑出声，也就立马引火烧身，被老师叫到前边罚站。

若干年后，在一次批斗会上，听到一位批斗对象的什么答话（可能是一位老红军自报家门说是“修正主义苗子”），自然是与我无关的，又觉得好玩，于是笑了，并未出声，只是脸上微露笑意吧，又引火烧身，招来一顿训斥，乃知一颦一笑还都有人注意，可不检点耶？

事后自己总结教训，其咎端在不该笑的时候笑了，错了位，乱了规矩，今后惟有“非礼勿笑”一途矣。

文革以后，在专政队和干校期间，只在“阴暗的角落”里即专政者或专案组目光不及的地方，与知心者交换一个默契的笑容，偶尔也有开怀一笑的事，但不多耳。我真的做到不苟言笑了，他们大约也以为我不但不“乱说乱动”，连乱笑的事也未发

生；在笑不笑、笑得对不对的问题上，终于相安无事。

近二十年来，社会最大的进步，体现在我身上，主要是我想笑就笑，不笑就不笑，没人管我笑不笑了。笑与不笑，一切听由我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了。

笑，发生在一个“社会的人”脸上，当然有它社会学的意义；然而，不可否认，它还是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，也还可以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作出解释。但轻轻的一笑，浅浅的一笑，却未必都那么容易解释的。

我在1958年2月24日于划我为右派分子的定案材料上签过字以后，接到通知准备下乡。我在告别家屋时照了一帧半身像。当时还是衣冠齐楚，最让人不解的是我满脸笑容，四十年后看来，那笑容是明朗的，不是林彪说的“面带三分笑”，也不是俗话说的“挤”出来或“堆”上去的。不少朋友看后不解，问我为什么，想了又想，我也不解。如说喜怒哀乐缘于得失，笑该是自得的流露，然则我当时的笑，是因为结束了长达四五个月的疲劳战术而有解脱之乐呢，还是因为开除了党籍而感“无党一身轻”呢？似是而非，理由都不充足。但找因为若有所失，化“失落”为笑靥的先例，那只是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以后才会一味傻笑呢，以我比附富贵闲人，无乃高攀了乎？

后来读到汪曾祺一篇文章，说他写的小说里，有个女同志被划右派，脸上常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。他这样写不是没有根据的，他划成右派那天，回家见到妻子（就是施松卿女士，不久前谢世了，愿她在天之灵安息），曾祺对她说：定上右派了，脸上就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。在他，也说这奇怪的微笑是无以解释的。我当时的笑容，不像汪曾祺那样是“微笑”，但既然连今天的朋友都在质疑，那么在专政者们看来，这种连自己都解释不清的微笑，恐怕是“可疑的微笑”，须得立案侦察的吧？只不知全国的几十万右派分子里，还有多少人有过这类“蒙娜丽莎（！）

的微笑”？

我从1950年始读丁耶的诗，八十年代后才见其人，其间他和他的家庭遭遇的坎坷，只从耳食得知。但我猜他在患难中的某时某地，必定会有过这样奇怪的笑容：在他以阿Q自居的时候，在他苦中作乐的时候，在他“白眼看鸡虫”的时候，但不知他习惯的是哪一种笑；以他的不那么含蓄的性格，大约未必都是“微笑”的，也不知他在笑时有没有让人捉住过。

我这样猜想，是因为看了丁耶这些年写下来的所谓“笑话”，虽写在不再被称为右派分子的年月，但不失为“右派分子丁耶”当年日思夜梦的物证。漫道“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”，笑与笑不同，笑谈与笑谈不同。被整者的苦笑，难道能跟整人者的狞笑同日而语吗？

是为序。

1998年11月7日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致丁耶·····    | 公 木( 1 ) |
| 师兄丁耶·····   | 王 肯( 4 ) |
| 你会笑吗? ····· | 邵燕祥( 6 ) |

## 诗选

### ·童年挽歌·

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童年挽歌·····  | ( 3 )  |
| 母亲的声音····· | ( 6 )  |
| 给父亲·····   | ( 7 )  |
| 弟弟的肖像····· | ( 12 ) |
| 口袋·····    | ( 13 ) |
| 无花果·····   | ( 13 ) |
| 故乡的车马····· | ( 14 ) |

### ·风暴的走向·

|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风暴的走向····· | ( 19 )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